

敦煌

石窟鑒賞叢書

第三輯 第六分冊 第323窟

• 敦煌研究院編 •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敦煌研究院編 •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敦煌研究院編 •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敦煌研究院編 • 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2992

36

063

神異感應顯 史蹟傳人間

——莫高窟初唐第323窟

羅華慶

在莫高窟石窟群北段下層是一列唐代開鑿的洞窟，我們這裏介紹的第323窟就坐落其中。第323窟（張大千編號：128，伯希和編號：104）是初唐時期開鑿的中型洞窟。此窟分前後兩室，前室為平頂，南北壁上各鑿一小窟。前室表層壁畫為西夏時重繪，通向後室的窟門為長方形，平頂，表層壁畫為西夏時重繪。後室平面呈長方形，頂為覆斗形，後室正壁（西壁）鑿一平頂方形敞口龕，龕內有清塑山巒及改塑塑像一鋪，共五身，正中為一倚坐佛，南北兩側塑脅侍弟子和菩薩各一身，皆立於蓮花座上。龕內頂部仍有初唐開窟時壁畫。西壁龕沿以下部位，西夏時重繪結跏趺坐佛一列。窟頂和南北壁，均為初唐壁畫。窟頂藻井井心紋樣為大團花，窟頂四披畫千佛。南北壁上部為捲草邊飾一條，其下各畫千佛四列。下部各畫等身高的菩薩立像七身。南北壁在千佛與菩薩立像之間，繪製佛陀聖蹟和漢地佛教感應故事畫。

東壁上部邊飾一條，同於南北壁，其下為千佛八列，千佛以下至窟門門頂，為西夏重繪的佛和菩薩一列，共計榜題九方，畫像十一身，榜題上書佛和菩薩名號。窟門南、北壁壁畫，為初唐時期繪製的有關戒律的壁畫，在戒律畫下，為西夏時期重繪的結跏趺坐佛一列。

從上述第323窟的唐壁畫的佈局情況可以看出，南北壁的佛陀聖蹟和佛教感應故事畫，東壁的戒律畫，佔據了洞窟中最顯著的位置，是洞窟壁畫的主要題材，也是我們介紹第323窟壁畫的重點。佛教感應故事畫和戒律畫，在國內諸石窟的雕刻和壁畫中均不多見，莫高窟壁畫中所繪也極為罕見，而第323窟則為其最集中，最早出現者，為我們了解和研究佛教在漢地傳播過程中的演變情況，從側面提供了一組形象而生動具體的材料。

一、張騫出使西域圖

——北壁第一組壁畫

在洞窟的北壁，共繪製了五組故事畫。西側的第一組畫是張騫出使西域圖。這幅故事畫共有五個故事情節和畫面，表現了漢武帝獲匈奴祭天金人和張騫出使西域的情景。這幅故事畫從組畫的右上角開始，至左上角結束，情節呈“U”字形發展。

1. 在畫面的右上角，繪一廡殿頂大殿，正面自闌額上豎立一匾牌，上書“甘泉宮”三字，殿內並列二金人像，即指匈奴的祭天金人。在甘泉宮外，畫有一王者手擎香爐跪拜頂禮，左右侍立臣屬六人，躬身合掌持笏頂禮膜拜。下有榜題文字四行：

“漢武帝將其部衆討／匈奴，並獲二金人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帝爲／大神常行拜謁時。”

關於漢武帝獲匈奴祭天金人事，史籍的記載，首見於《史記》匈奴列傳和衛將軍驃騎列傳。事情發生在漢武帝元狩三年春，霍去病在討伐匈奴的戰鬥中，取得大勝，匈奴內部昆邪王殺死休屠王，率衆五萬餘投降霍去病，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班師回朝。史傳中沒有記載如榜題中的“列於甘泉宮”、“常行拜謁”云云，而與榜題最爲近似的記載，是《魏書·釋老志》所記：“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

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把匈奴的祭天金人附會成佛，將禮拜金人穿鑿爲禮佛的記載，又見於以後《歷代三寶記》、《廣弘明集》、《佛祖統紀》等佛教典籍，但是始作俑者似爲《魏書·釋老志》。

2. 在組畫的下部，描繪的是張騫出使西域臨行辭別時的景況。畫面右側爲一王者騎於馬上，左右臣屬八人，或持曲柄華蓋，或引馬於前，或隨從於後。左側繪一人雙手持笏跪拜辭別，身後爲二從者，持雙節立於後，再後爲四匹馬及一馬伕，馬背上馭載行裝物品及絲織物等，榜題上書：

“前漢中宗既獲金人莫知名／號，乃使博望侯張騫往西／域大夏□問名號時。”

（案：榜題所稱與史實不符。獲金人爲漢武時，武帝廟號爲世宗，而榜題中前漢中宗應是漢宣帝，而張騫出使西域又不在宣帝時。）

張騫出使西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與問金人名號根本無關，而把張騫使西域和佛教傳入拉上關聯的還是《魏書·釋老志》：“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3. 在組畫的左上方繪有二畫面，其下繪一人騎馬行於旅途，二人持節騎馬隨於其

後，榜題文字漫漶，表現的應是張騫一行在旅途中行駛的情景。其上繪一城，城內有佛塔，張騫一行三人行至城外，另有二比丘向城內佛塔禮拜。榜題上書“口大夏時”。這表現的是張騫到達大夏國問佛名號的情景。

這幅張騫出使西域圖再現了張騫出使西域的情景，如果我們擯棄它的宗教內容，它向我們展示的一幅生動而形象的歷史畫幅，頌揚了張騫通西域的偉大歷史功績。值得人們敬仰和緬懷。

二、佛陀聖跡洗衣池和曬衣石

——北壁第二組壁畫

張騫出使西域圖的右側繪製的是釋迦牟尼聖跡洗衣池和曬衣石的一組故事畫。這幅故事畫共分四個情節：

1. 左下角，繪釋迦牟尼手提袈裟，足踏蓮花，臨水而立，其旁榜題書：

“此大夏波羅奈國，佛初成覺，/ 時天□□□袈裟，訖今有諸□□護時。”

2. 畫面左側，畫一天女，由天空中乘雲飄然而降，在其側有一水池，其榜題上書：

“此忉利天見佛欲洗衣，便來化地爲池，即以供養，至今池在大夏時。”

3. 在此組畫的左下角，畫一方形巨石，有二天女於石旁，其中一天女伏於石側，洗刷巨石。其榜題上書：

“此方石，天所化作，奉佛曬衣。曬石上有十三條文至今不滅，龍亦護之，時有菩薩來洗，無人所敬，至今見在大夏時。”

4. 在此組畫的上方，畫有一外道，光裸上身，赤腿光腳，以足踐踏曬衣石。半空烏雲中雷神轉動連鼓，欲以雷電擊外道。石右下方，踏石外道遭雷擊倒地身亡，另一外道跪其身旁。其榜題文字漫漶，僅留：

“……輕而蹈之龍……死。”

佛陀釋迦牟尼作爲佛教的創始人，被信徒尊稱爲“聖者”，所以他所留下的一切，包括洗衣的水池和曬衣的石頭，都被人們稱作“聖物”、“聖跡”，加以頂禮膜拜。在佛教的典籍和有關史地著作中關於佛陀洗衣和曬衣而留下的“聖跡”，有許多處。如《法顯傳》和《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烏菴國曬衣石聖跡，《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烏仗那國如來濯衣石聖跡，婆羅痾斯國中的如來盥浴，滌器、浣衣的三池聖跡，摩揭陀王國中的如來浣濯、曬衣石聖跡，鷲峰山的如來曬袈裟之處聖跡，以及《法苑珠林》中記載的鹿野寺的滌器、浣衣、曬衣石聖跡，那伽羅曷國中曬衣石聖跡，菩提樹垣精舍的如來濯衣池，曬衣石聖跡和矩奢揭羅補羅城北佛摩阿難頂通穴精舍的佛曬衣石聖跡等等，如此衆多的佛陀濯衣池和曬衣石聖跡，壁畫中所

繪的聖跡於何處，我們根據榜題中所見的“大夏”地名，認為故事發生在大夏境內。大夏是我國史書中記載的西域古國之一，音譯為巴克特里亞，即後來的吐火羅，其地理位置，處於興都庫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間，即今阿富汗的北境。

三、高僧佛圖澄神異事跡

——北壁第三組壁畫

佛圖澄的神異事跡，由三段情節組成，共計四個畫面。情節發展的順序由畫面的下部的佛圖澄洗腸開始，然後是畫面最上方的聽鈴斷吉兇，最後是由畫面中部的佛圖澄與石虎對談和佛圖澄作法至左上角的幽州城滅火而結束。

1. 佛圖澄洗腸

畫面上繪一僧人袒上身，盤腿坐於方形氍毹之上於溪水還，右手將腹中之腸引出，就溪流中洗之。榜題文字漫漶不清。在《高僧傳》佛圖澄傳中記載說，佛圖澄左乳傍有一孔，圍四、五寸，與腹相通，常以布絮塞孔，到了夜晚，欲讀書時，則撥出布絮，孔放光明，滿室皆明。在齋日時候，輒至水邊，從孔中抽洗腹中肚腸，清洗乾淨後，原放入腹中。

2. 佛圖澄聽鈴音斷吉兇

在連綿起伏的山巒旁繪有大塔，塔旁一

僧人與三人作對談之狀，在塔的另一側，一人舉手置耳旁，諦聽塔鈴之音。這是表現佛圖澄能“聽鈴音，以言吉兇，莫不懸驗”的情景。在《高僧傳》佛圖澄傳的記載中，佛圖澄聽鈴音斷吉兇，共有四事，其一是聽鈴音預言石勒擒鮮卑段末波事；其二是聽鈴音預言石勒擒列曜事；其三是聽鈴音預言石勒之死事；其四是聽鈴音預言石宣、石韜相殘殺之事，這些都一一應驗。表現了佛圖澄超凡入聖的神異功能。

3. 佛圖澄幽州滅火

這個故事由兩個畫面組成，其一於組畫中部，繪後趙皇帝石虎著交領寬袖長袍衣，坐於一几案之後的胡牀上，雙手憑几觀望，臣屬七人侍於左右，皆舉首側身，或好奇，或驚訝，或雙手抱持胸前，衆人皆注目觀看前立之佛圖澄施法，佛圖澄身著袈裟，左臂屈置胸前，右臂伸出平舉，手中升起烏雲一團，移向前方。在烏雲的另一端，濃雲翻騰，籠罩在一座方形城池的上空，雲下的城中，門樓聳立，大火四起，烈焰昇騰，雲中雨點不斷傾之而下，驟降大雨將城火熄滅。在石虎坐牀下有一榜題，上書：

“幽州四城門被天火燒，□澄法／師與後主說法之次，忽□驚／愕，逐即索酒，乃於東方嚙之，／其酒變為大雨，應時而至，

其火即滅，雨中並有酒氣。

這是表現佛國澄幽州滅火的神異故事。傳中記載高僧佛圖澄與石虎等同昇中臺，佛圖澄發覺幽州城起火，取手中酒滅火，作法化酒興雨於幽州滅卻火災，石虎遣使幽州，驗證此事，回報云是日幽州四門起火，忽西南有黑雲飄來，驟雨而降滅城火，雨中頗有酒氣。從而佛圖澄的神異又一次得到了證明。

四、阿育王拜塔感應緣

——北壁第四組壁畫

在佛圖澄幽州滅火的下方，繪出山巒中矗立六塔，在一大塔前一王者跪拜頂禮，塔身斷裂崩毀倒地。王者後侍立臣屬四人，或雙手合掌，或禮拜，或以手指塔，塔旁榜題上書：

“此外道尼乾子等塔，育王見謂是佛塔便禮，塔遂崩壞，育王感德。”

根據榜題可知其為阿育王禮拜外道尼乾子塔，塔身即崩毀的感應故事。阿育王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創始人旃陀羅笈多之孫，特別扶植佛教，立佛教為國教，相傳在位時建八萬四千寺塔，召集主持佛教第三次結集，結集後，派遣傳教師去四方傳佈佛教，把佛教傳到古印度各地和毗鄰國家，對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康僧會入吳感應故事

——北壁第五組壁畫

在洞窟北壁的東端，以連環畫的形式畫出康僧會入吳傳法的故事，由三個故事情節組成：

1. 康僧會為吳主請獲舍利

這一情節繪於組畫的正中部位。畫面上一穹廬式建築，其中置蓮花座一個，放射出五顏六色的光芒，射向四方。其外側一方，一高僧端立，身後立二比丘，俱著袈裟，向一王者講說，其對面的王者，身著寬袖大袍，一臂屈置，一臂指向帳內放光蓮座，王者的身後立侍臣屬四人，在大帳側旁和僧人身後的榜題上書：

“□□□□感通佛□吳王不信，令請現，□僧會遂設齋行道，應時□□□感聖至道場得舍利，吳王感聖得舍利，為造建初寺。”

盡管榜題文字有所缺失，但我們可知榜題中的“□僧會”，就是三國時期頗具影響，對佛教在江東的傳佈起過重要作用的高僧康僧會。畫面上表現的是三國東吳時康僧會為吳王孫權請獲舍利的感應故事。對於此事的記載，見於《高僧傳》康僧會傳，《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法苑珠林》諸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感應緣”記載此事：“吳孫權赤烏四年（公元

241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端？’曰：‘佛晦靈蹟遺舍利應現四方。’權曰：‘何在？’曰：‘佛神蹟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瀉於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白：‘佛之靈骨，金石不朽，劫火不焦，椎碨不碎。’權使力士盡力擊之，椎碨俱毀，舍利不損，光照四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踴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寺名建初。改所住地爲佛陀里。”畫面表現的正是康僧會獻舍利，孫權將其瀉於盤，舍利放光，舉朝觀賞的情景。

2. 建造建初寺

在組畫的上部，繞有方形的城池，城門外有數人在活動，有的佇立觀望，有的扛木，其榜題雖已漫漶，但據上畫所述，可知是建造建初寺的景況。

3. 孫皓以車馬迎接康僧會

這一情節畫面上繪一王者向一高僧跪拜合什，王者著寬袖長袍衣，面向高僧，恭敬篤誠，在王者的身後有臣屬三人相隨，其二人微傾上身，擔持雙手，一人爲王者持傘蓋。高僧的身後立一人，微傾上身，態度虔誠恭

敬，在高僧和王者中間是榜題，上書：

“孫皓立□有疑神佛法，乃／車馬迎會□會□至爲說因／果，孫皓乃立佛信之。”

通過榜題的記述可知畫中人物是孫皓和康僧會諸人，所表現的事是孫皓以車馬迎接康僧會時的情景。關於孫皓迎康僧會事，事見《高僧傳》康僧會傳：“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在吳朝巫說正法，以皓性兇悍，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

“康僧會所述之報應近事，是指孫皓穢污佛像，立得報應事。此事見《高僧傳》康僧會傳，《法苑珠林》，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引之：“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卽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於地？皓得之，素有未信，不甚尊重，置於園廁令執屏簾。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卽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便遍祀神祇卒無應效。使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車馬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像漸謝，重脩功德送於建初寺。”這段記載與榜題的文字組合，畫面當是依其文字脚本而繪製成的。

六、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感應緣

一一南壁第一組壁畫

在洞窟的南壁，共繪製了三組佛教感應故事，從西向東按時代順序分別是“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感應緣”、“東晉揚都西靈寺金像感應緣”和“隋曇延法師感應事蹟”。在南壁西側第一組“西晉吳淞江石佛浮江感應緣”壁畫，這組壁畫共三個畫面，呈三角形排列。

1. 石佛浮江

畫面上江水中浮二像，像有頂光，身著袈裟，足踏蓮花，浮飄水上，二像旁各有一榜題書：“維衛佛”和“迦葉佛”。江岸邊僧俗數人，注目禮拜迎接，有的跪拜佛像，有的雙手合掌，作祈請迎接之狀，有的手指江中石像，其旁榜題書作：

“此西晉時有二石佛浮游吳／江松，波濤彌盛，飄飄逆水而／降，舟人接得，其佛裙上有名／號，第一維衛佛，第二迦葉佛，／其像見在吳郡供養。”

2. 黃老之徒設醮迎石佛

在畫面的下方，繪有一壇，其兩側各樹幢杆三根，杆端掛幡隨風飄揚，在壇和幢杆之後，設一方壇，一人頭戴寶冠跪於壇上，其後大方壇上另跪二人，下方立二人，在彼此講談。這是表現黃老之徒等在江岸邊揚幡

設醮，以迎石佛的情景，其旁榜題上書：

“石佛浮江，天下希／瑞，請□□□謂□／道來降，章醮迎之，／數旬不獲而歸。”

3. 迎石佛

在組畫的左側，繪一行於碧波中的木船，船上載立二石佛，船首一人頭戴斗笠，雙手緊握篙杆奮力撐船，船尾一人手把船舵，船中數僧人，獲衛扶持佛像。岸上僧人跪拜迎佛像。世俗信徒善男信女們，趕赴江岸、迎觀佛像。畫中一角，一少年牽水牛、牛體肥碩，昂首翹尾，舉蹄行進，牛背上乘一婦女，手執香花，此婦身後坐一小兒，一手緊抱婦腰，側身伸臂，招呼牛後行走之婦人，此婦著長裙，手執香花，最後是一老翁，頭戴斗笠，著長袍，伸臂躬腰以作送別之狀。整個畫面形象生動，富有生活情趣，將一幅江南遊春圖景，躍然壁上。其旁榜題書曰：

“靈應所之不在人事，有／信佛法者以爲佛降，／風波遂靜，迎向通／玄寺供養，迄至於今。”

上述三個畫面，是表現石佛浮江感應故事的三個不同場面。此事在《高僧傳》慧達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法苑珠林》等佛教史籍中都有記載。《高僧傳》卷十三慧達傳謂：“西晉將末，建興元年酉癸之歲，浮在吳淞江滬濱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

以迎之，於是風濤具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之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嘆曰：

‘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濟口，稽首盡虔歌頌至德，即風浪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維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七、東晉楊都西靈寺金像出渚感應故事 ——南壁第二組壁畫

在洞窟南壁的中部繪有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的感應故事。這幅故事畫，共由四個畫面組成。故事情節的發展從壁畫的左上角開始，然後轉入下部，最後在壁畫上部的中側和右側結束。

1. 金像出渚

畫面上一立佛像出於水中，佛像放射出五色光芒，在像側有二扁舟，舟上僧俗數人，搖槳鼓棹，駛近以迎佛像。在像的另一旁又繪一舟，上載佛像和僧俗衆人，描繪的是已迎上佛像返回的情景。船上懸掛佛幡，船工奮力撐船把舵，行進於激流之中。其旁榜題上書：

“東晉揚都水中，晝夜常有五色光明／出現於水上，魚父云，善哉，我之善交得／見光明，必是如來濟育群生，發願尋／之度

育令尋之，得一金銅古育王像，長／丈六，空身，不久光趺而至。”

2. 迎金像

這一情節緊接上圖，在畫面中由上而下載迎金像之渡船，由小漸大，以示由遠而近，中部爲一中型船，下部爲大船，此處壁畫，1924年由美國人華爾納黏走，現壁上僅存黏剝後的殘蹟，我們憑借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照片得知其全貌。畫中的大船前有頭戴斗笠，身着長袍，外罩坎肩的牽伏奮力牽引船行，大船之前有前導小舟，上有船工和高僧，護引佛船前進，兩側岸上，有僧俗數人，有的彼此交談，有的觀賞佛像，有的趣謁獻花。其中最富世俗情趣的是善男信女爭先趕至岸邊迎觀金像的場面。畫面上一老翁騎牛上，一手執繩、一手指向載佛之船，身後一少年，將外衣纏裹腰間，一手扶老翁左臂，一手指向佛船，作欣喜觀賞之態。左側有騎毛驢者二人，相互追逐，騎驢者緊勒轡頭，手指佛船。另有三婦女，或手持香花，或雙手合掌，儀態端莊嫻靜，凝神目送佛船。整個畫面把一個婦孺老弱善男信女爭先觀佛的熱鬧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給觀者以如聞其聲，如履其境之感。

3. 佛趺出渚

在畫面上部的中側，繪有施放五色光芒

由仰覆蓮花組成的佛座，下方水中一舟，上有僧俗數人，揚帆即趣佛座，右下方又有僧俗多人，遠遠遙望放光的佛座。其榜題上書：

“東晉海中浮一金銅佛趺，有光，舟人接得還至揚都，乃是育王像趺，勘之宛然符合，其佛見在揚都西靈寺供養。”

4. 交州合浦水佛光出渚

在此組畫的右上角，繪水中一金銅佛像背放光芒，右側一方形城廓，城外立僧俗七人，以手指水中佛光，城上有“交州”二字榜題之城外水中有“洛浦水”三字榜題。在佛像側榜題上書：

“東晉交州合浦水中，有五色光現，其時道俗等見水發口皆稱善哉，我背世之得口見如是五色光現應時尋之，得一佛，佛光艷，予馳勘之，乃口揚都育王像之光。”

畫面所表現的感應故事的不同情節，（即得金像、得佛趺、得佛光）其事見於《高僧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法苑珠林》等佛教典籍。《高僧傳》卷十三慧達傳曰：“昔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里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幹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禦，乃任牛所之，經趣長幹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取送

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探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

慧達傳的這段記載與榜題文字，畫面情節基本相符，唯金像所出的地點、寺名不同。

八、隋曇延法師感應事蹟

——南壁第三組壁畫

在洞窟南壁的東側，繪製的是隋曇延法師的感應故事畫。這幅故事畫共有四個情節：

1. 帝迎曇延法師入朝

位於故事畫的下部左側，畫面上繪一高僧端坐於華麗的肩輿中，轎夫八人弓身抬轎前行。榜題書作：“帝迎法師入朝時”

畫中的高僧，即是曇延法師，據史籍的記載，曇延法師是隋文帝大為推崇的高僧。曇延對隋代佛教的復興，起了巨大的作用。傳稱：“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也。”曇延得到了隋朝皇帝的特殊禮遇，以其名名京城二門，“京城之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為延興，延平也。”曇延“其名為世重，道為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表明曇延是一位深得推崇，朝野敬仰，傾動京邑的高僧大德。

2. 曇延法師造涅槃大疏

畫面上繪城內一大帳中，一僧人高座講

說，一側低胡牀上坐一王者恭敬聽說，有臣屬五人侍於左右，帳外一舍利塔大放光燄，塔旁二人在講說此異。其旁榜題上書：

“延法師於塔前與文帝說涅槃經並／造疏論訖，感舍利塔三日放光。”

故事見《續高僧傳》卷八曇延傳：“著涅槃大疏，……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乃表以聞，帝大悅，敕延就講。”

3. 隋文帝問曇延天下亢旱之因

畫面上繪一王者著寬袍大袖衣，合什頂禮，聆聽一高僧講說，王者身後侍臣四人，其中一人持曲柄華蓋，週圍重巒疊嶂，山峰蜿蜒起伏。畫面榜題書作：

“隨（隋）開皇六年，天下亢旱，雩神不應，／帝以問法言，‘斯國有何不善，令／天下亢旱。’延法師遂將王於太／興殿受八戒（戒），天下風雨順時。”

根據榜題可知，畫中的王者是隋文帝楊堅，在開皇六年向曇延詢問天下元旱之因一情節。

4. 曇延祈雨

緊接上畫面表現的是曇延在隋文帝詢問

後，作法祈雨的情節。畫中繪一宮殿內。曇延高坐御座上，殿前階下，隋文帝率臣屬五人跪拜施禮，天空中烏雲密布，將降大雨。其榜題文字漫漶不清，殘留：

“□□□□□延法師／□□□□□□
帝受／□□□□□□宮於殿／□□□□□□
雲雨／降至，天下並足。”

這一畫面和榜題記載，結合上一畫面內容考察，它們分別表現的是隋文帝問曇延法師及携群臣受戒後天降大雨的情景。開皇六年文帝受戒祈雨事，見《續高僧傳》卷八曇延傳：“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請三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遂躬身祈雨，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受八戒。戒授才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佈，便降甘雨，遠邇咸感。”

九、東壁戒律畫

在洞窟東壁窟門南，北面側壁上，是一組以僧人爲主要人物的組畫。每幅畫附榜題一方。題記文字多已漫漶不清，但據殘存的部分榜題文字可知這組壁畫是屬於嚴守戒律的內容。這些戒律的內容出自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聖行品》。我們據榜題編號並依次敘述畫面，引據有關經文介紹於後。
窟門南側，上下二排，現存六畫面。

1. 畫面上一僧人雙手合十，旁立三人捧持巾帛或衣物，作供養狀。榜題上書：“菩薩寧以熱鐵鑊身終不破／戒受信心衣服供養。”經文：“寧以熱鐵周匝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

2. 畫面上一僧人雙手合十，二人捧持食品作供養狀。榜題上書：“菩薩寧以身投熱鐵澠終不破／戒受信心飲食供養。”經文：“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毀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

3. 畫面上團烈燄昇騰的火海，旁一僧人，另側有盛裝拱手侍立二婦人，後立一侍女，下爲一跪拜行禮之侍女。榜題上書：“菩薩寧以身投大火海中終不／破戒女……”經文：“寧以此身投於熾盛猛火深坑，終不毀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製禁戒，與刹帝利婆羅門女，居士女行不淨。”

4. 畫面上繪方榻上俯臥一僧人，左臂前伸，以二指上指，其下方二人捧持卧具，側立一人拱手施禮，背後爲一具附有靠背的牀，牀下方立一人。榜題文字漫漶，經文似爲：“寧卧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戒信心檀越敷卧具。”

5. 畫面中一僧人，身後一人牽持僧人袈裟，左臂上舉一鞭狀物作欲打狀，旁爲一合十施禮之施主，下方一人捧鉢。榜題上書：

“菩薩寧以身受□□終不受信心／□所醫□□供養。”經文：“寧以身受三百鉞，終不敢毀戒之身受於檀越醫藥。”

6. 畫面上—僧人，旁一施主拱手施禮，另一人以手指上方房舍。榜題上書：“菩薩寧投熱鐵鑊中終不破／戒受信心房舍供養。”經文：“寧以此身投熱鐵鑊，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屋宅。”

窟門北側，上下三排，現存八畫面。

7. 畫面中一僧人，右手作制止狀，身後一人上揚手臂，側立一施主拱手施禮，下一人跪拜施禮。榜題上書：“菩薩寧以□□錐破身□／終不受信心□禮拜。”經文：“寧以鐵椎打碎此身，從頭存足令如微塵，不以破戒受諸刹利婆羅門居士恭敬禮拜。”

8. 畫面上—僧人，側立四人，前二人吹管簫，後二人作舞狀。榜題文字漫漶，經文似爲：“寧以鐵錐遍身攪刺，不以染心聽好音聲。”

9. 畫面上似一靠背坐椅中，隱約可見一人頭，情節不明。

10. 畫面上—女人雙手合十，身後立侍者，右側畫面被華爾納黏去。榜題上書：“菩薩寧……其身□／染心受女□□女死女□。”經文：“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視他好色。”

11. 畫面中一僧人，身後一人，下方榻上放一半圓形物，旁立男女。榜題漫漶，經文似爲：“寧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

12. 畫面上一僧人，另一人雙手捧持一物。榜題漫漶。經文似爲：“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似染心貪嗅諸香。”

13. 畫面中一僧人，身後一人，旁一人左臂前伸，擺掌作制止狀。榜題漫漶，情節不明。

14. 畫面上一僧人，上方二人，一人裸體，下方有數人，似在砍刺一人。榜題漫漶，經文似爲：“寧以利斧斬砍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

東壁所繪的守持戒律的畫面，比較全面地表現了《大般涅槃經》這段爲守戒而發的種種誓願。作爲僧人寧肯捨身也要嚴守戒律，而且用多幅組畫的形式加以表現，在莫高窟壁畫中還不多見，它是莫高窟壁畫題材中出現的新內容，引人注目。

初唐第323窟的佛陀聖蹟和佛教感應故事畫，不僅內容豐富，情節怪異荒誕，而且這些故事畫，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問題，有佛教傳入漢地的時間，有釋迦在大夏的聖蹟，有佛圖澄、康僧會，曇延三高僧的神異感應故事，有佛像的靈異事蹟，同時還聯係到幾

代帝王篤信，崇敬佛教的傳說。這些故事絕大部分發生在漢地。它們的出現，是與隋唐以來漢地僧人重視佛教在漢地的感應事蹟，大量編纂以感通爲主要內容的書籍，宣揚神通感應緣有密切地聯係。也與當時佛教發展的情況和佛道之爭緊密相連。在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中，佛教徒力圖把佛教傳入漢地的時間提前，並把張騫受漢武帝所遣出使西域的使命與佛教傳入相聯係，同時含蓄地指出在佛教傳入之初，就得到了帝王的高度重視。而在高僧佛圖澄、康僧會、曇延神異感應故事出現的幾個崇敬高僧的帝王，都成了弘揚佛教的護法者。僧人們都明白，佛教的弘揚必須爭得帝王的支持，東晉彌天法師說：

“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唐代僧人法琳說“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實荷人王之力也。”所以在壁畫中將佛圖澄、康僧會、曇延以及關聯的帝王感應故事加以表現，既有頌揚往昔三高僧弘揚佛教偉業之意，又有對幾代帝王倡道佛教之功的緬懷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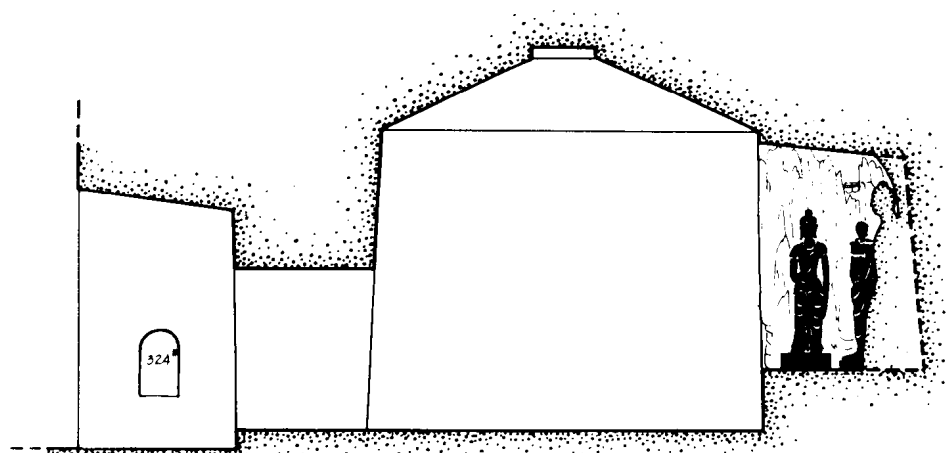
在佛教聖蹟和感應故事中，多處貶斥或奚落道教和外道。畫中的外道踐踏佛曬衣石遭雷電轟擊，外道尼乾子塔，阿育王一拜便崩；石佛浮江，黃老之徒章醮迎之數旬不獲等等，也曲折地表現了佛道之間的鬥爭。

石佛浮江和金像出渚的感應故事，在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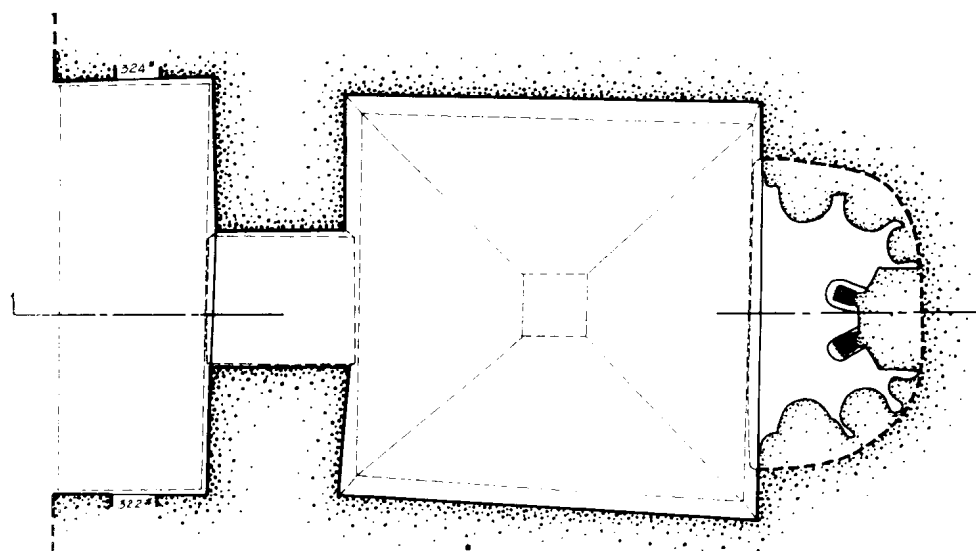
教典籍中被大量徵引記載。東晉楊都的金像歷經各代，屢有異瑞，深受崇拜。“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隋帝聞之敕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這樣深得王臣崇拜敬仰的瑞像，在壁畫中加以表現，顯然是件典型的感應故事。

初唐第 323 窟的佛陀聖蹟和感應故事畫，是莫高窟這類題材的壁畫中內容比較豐富、保存最為完好，時間最早的形象資料。並為以後洞窟中屢有表現瑞像，佛陀聖蹟，感應故事畫的先導，在研究莫高窟壁畫題材的演變和中國佛教傳播的歷史，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參考價值。





剖面



平面

第 323 窟平剖示意图

The cave 323 sketch map of plane & section

比例： 1:50





PLATES

